

十三經注疏

一百六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告子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

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

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

臣惣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列言之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

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後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

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

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

在位貴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

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

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率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五霸桓公

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

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

命曰士無出官官事無攝取士以得無言殺大

夫五命曰無由防無過難無有封而不告曰凡

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

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齊桓公

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立東楹而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

要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

易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守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

敬老愛小恤孤寡客囊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出官

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也立

賢無方也無專殺大人不得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去而

以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

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憾怨也桓公掩此五命而

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

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

臣以諂媚逢迎之而道君為非故曰罪大疏也孟子至罪人

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疏也孟子至罪人

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臣

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五霸之罪人也

者又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

莊五霸者乃為夏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

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亦謂孟子時之大

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

後殺者也特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
人歟故齊桓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
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據諸
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為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
是子孟子自解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言齊桓公為五霸
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
已也於是期約諸侯為葵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
有葵丘魯地也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歃
血歃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
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變
易也無以妾為妻言不得以愛幸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
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
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章明有德者也其三命
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重其耆長慈憫其幼少又
當無忘忽其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出官不得兼攝其
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
必得其賢不得使之群小殺亂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
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
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也當通水利而防障之而
已無遏羅言不得遏止穀羅不通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

番刻校 一子卷九十二下

二 三

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
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
好無更構怨也然今之諸侯皆化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三正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為今之諸侯罪
人者也蓋言諸侯之下皆為大夫者也言君有惡命臣長益
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但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
著而為之臣乃諂媚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
以啓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啓之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齊桓晉
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莊王十二年齊桓
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霸會旅諸侯於甄周惠王二十
三年諸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
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卒凡
得四十二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是為霸五
年率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薨即位凡得九年而已宋
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死泓戰
是歲襄王十五年矣秦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
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
報殺敗于汧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矣

楚莊王侶自周頌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
誅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年三十三年薨是歲周定王十六年
矣云夏禹商湯周文也說於前矣。註齊桓至罪人也正義
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魯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諸侯于
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秋齊相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
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
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也其父蒯瞶楚世子商臣弑其
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
齊以易申生是易也云無立愛妾為嫡者正妃曰嫡
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妾為嫡也云尊賢養才者如南
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
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
恤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
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
也云賓客羈放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
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而幾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云
仕為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臧孫氏仲孫氏叔
仲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
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
岐士無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

候番劉校

八五子十二下

八四

江富

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
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
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幾誦之矣
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賊國湯立賢無
方是矣若晉○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
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怒陽子
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麇父成公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
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
也云無敢違一法而以已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意亦通義
矣奈何據其下文曰遏羅則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
專利者也故先王制畎遂溝洫所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
于陽穀公羊以為障公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無壅泉凡
此可見矣云無止羅如秦饑不閉之羅是也云無以私恩擅
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
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後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
五命案公穀梁述蔡丘會有云無遏羅無易立子無以妾為
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才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
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穀無易立子無以妾

為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年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會郵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信公元年會濮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魯欲使五年會首戴七年會齊七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

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

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

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

以守宗廟之典藉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

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

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

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

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制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藉謂

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

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

王皆下以為魯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疏慎子至

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為上戰

勝為下明戰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

兵者也魯國遂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鬪孟子曰不教民以仁

義之道而用之戰鬪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禍

多害其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

仁義刑如四凶者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欲使慎子

為將軍雖為魯一戰而遂取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况有不

勝者乎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之罪也慎子見孟子此

言乃勃然變顏而不悅而憤之曰此言則滑釐所不知也故

自稱名為滑釐是以因知滑釐為慎子名也曰吾聞告子至

於仁而巳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

天子之地方闢千里不闢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闢百里不闢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籍籍典籍

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其地

為方闢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以不敵縱

欲以勝王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然今魯國方百里之地有

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且以為有王者與作則此魯國

之地在所損之中乎在所益之中乎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徒

務戰鬪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鬪殺人以

求廣土地乎。註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

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篇徐廣曰今慎子劉

向所定有四十六篇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宗

疏慎子至

而巳。

卷之十下

六

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地侵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君不鄉道

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故謂之賊也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桀也謂若

夏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之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說難由今之道無變

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

漸惡又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疏孟子止居也

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勤變俗移風非樂不

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也孟子

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廣關土地充實

府庫以真皆培克之人也今之所謂忠臣良臣者皆古之先

王治世所謂為殘賊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業

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為惡也而為臣者又培克

聚斂而求富之是如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明

與敵國戰則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

賊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

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本

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

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

而稅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

貉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本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則可乎貉者也君既不向慕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鬪於敵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更本之世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深闢之也

言而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曰一人陶則无器曰夫

已矣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

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食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

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

而足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知之何其可也陶

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必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効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尚

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求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

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疏曰此章言先王典禮為祭為大祭而子為之小祭也

世可薄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士簡惰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曰圭曰吾欲二

十而取一何如曰圭周人也曰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省賦利民但二十中而稅一如之何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

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欲闢之故與之曰子以二十而稅一之道乃荒服北裔貉之道也故託喻以問之曰萬室之國

但以一人陶瓦器而供使用則可乎否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圭答之曰一人陶器而供千家之國則器不足用也是

為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貉小貉也孟子又與之言曰夫貉居於北方其地寒燥而五穀不生長推黍為熟於寒

春秋魯宣公十五年秋稅畝又履其餘以復十取其一乃

禮故生之又以其無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幣帛饗殮之費又無百官之衆供贍朝食曰饗夕食曰

殮如此無有費用供贍故於貉但二十而稅一亦足於也今居中國之地如去人倫之敘使無君子之道如何為可乎然

而陶器之少且尚不可以為供國之用况於國而無君子之道乎且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也今欲輕於堯舜

什一之道而欲二十而取一則夷貉為大貉而子為小貉也如欲重於堯舜什一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為大桀而子

為小桀也以其桀暴於賦歛者也此孟子所闢之曰圭也○註曰圭周人也○正案班固志貨殖傳云曰圭周人也當魏

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曰圭樂觀時變故人奔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然節衣服曰吾以生與伊尹呂尚之謀

係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易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六祭小祭

算乎什一六祭小祭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須管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纣無百官制度之費

稅薄穀聚云古者什一而籍孟子曰夏以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凡書傳云什一者百畝矣杜預曰古者

公田之法十取其二謂一畝內取一舊法既以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秋稅畝又履其餘以復十取其一乃

具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取過十二然林之征二十而五波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畿內亦什二也孟子云方百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百里是為八九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廡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里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註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郊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十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十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趙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

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

孟子曰子過

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

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降水降水者洪

水也仁人之所惡也五子過矣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

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

疏

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意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主名也趙註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有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降水謂降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於禹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其

子辭而闢之以為過謬者矣抑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謂也孟子曰君子不亮

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疏正義曰此

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之道惡乎

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

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惟明為能明善

在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

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魯欲使

樂正子為政樂政子克也魯君子思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

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寐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然則奚為喜而不

寐丑問無此三者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樂正子

善故為好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曰好善優於天下

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詭詭

予既已知之矣詭詭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

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來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

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詭詭

賤他人之言詭詭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詭詭之人發

聲音見顏色八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士止於千里

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

使國治豈管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疏人一繫禹聞黨言答之以拜詭詭距之善人

亦逝善云惡來道若合也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於
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遂喜而不寐以其樂正子
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至曰否公孫丑見孟
子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孟子曰樂正子有強乎曰否孟
子又曰孟子曰無以力勝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孟
子曰否孟子又曰無多聞見識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
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樂正子為人能好善言故為之喜也好
善足乎又問言樂正子曰好善言足以洽國乎曰好善憂於
天下至可得乎孟子曰能好善言是優為於天下也而
况魯國乎夫人為好善則四海之內有善言之士皆得不遠
千里而深告之也苟不能好善則四海之內人將曰彼人之
訑訑自足其智不好善言我既已知之如此則訑訑之人發
聲音形顏色以距止人於千里之外是則善言之士既止於
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惡諂佞面從之人至矣然而與
讒惡諂佞面諛之人居國欲使之治尚可得乎言不可得而
治也莊子云好言人之惡以為讒希意尊言以為諂不擇是
非而言以為諛。註樂正子克。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註
聞善言虞舜是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註禹聞讒言答之而

五飛十二下

十

拜至此之謂也。正義曰禹聞善言則拜尚書讒言說於前
矣詩曰雨雪瀼瀼見艷曰消者此蓋角弓之詩文也註云艷
日也瀼瀼雨

陳子白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陳臻問古

何禮可。孟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
以仕也。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
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
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
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
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
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
去若其困而問之苟免死而已此三說二夫之道窮職而去

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為死故也疏陳子至己矣。正

也權時之宜謙其疑也故載之也義曰此章言士雖

正道亦有量且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則為下矣滿

此三利無疑者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臻問孟子

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為之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

答之曰古之君子為仕所去就有三也下文孟子解之者是

也自近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解所去就有三矣言國君迎

接之致其敬以有禮言將行用其言也則就而仕之是所謂

行可之仕也如禮貌接之以禮又有樂賢之容未衰而言弗

得行也則當退而去之以其為道而仕道不行則去矣其次

國君雖未行用其言然而接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而仕之是

所謂祭可之仕也及其國君接之不禮又無樂賢之容是

其禮貌衰也是則退而去之以其為禮而仕禮既衰則去矣

其下朝旦無以食夕昏又無以食以至飢餓困乏不能出其

門戶國君間之乃曰吾大為之君者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

不能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之土地吾羞耻之也此國

君有以周賜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其餓死而已

矣以其為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昔之孔子去就如是

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

以執此而詳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

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孟子下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之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

紂之亂德道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

巨也獄官也管仲自魯囚於於士宮桓公舉以為相國孫

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以為令尹百里奚三虞適

秦隱於都市穆公舉之於市而以為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

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

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首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

違仁因而知勤曾益其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

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
於賢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激驗見於顏色若
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入則無法家拂
前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

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疏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

志次賢威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

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舜

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傳說築於傅岩之間

而高宗舉之為相膠鬲鬻販於魚鹽之中而商文王舉為賢

臣管仲為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為相國孫叔敖隱遁於海濱

而楚莊王舉為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

任之以為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卿相之位於此六人也

必先所以如是苦楚其心志劬勞其身已餓其軀使之焦枯

瘠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矣其所

為又所以驚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

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於心而無所通則其操

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與作其大憔悴

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吟詠嘆息之氣而發於聲則人

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又言古君者入為國內
無大夫循守其職而為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為國
外則無強敵之大國為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為不喪亡
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以
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註舜耕
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為相
也是皆案史記之文也○註若屈原憔悴與甯戚商歌桓公
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為三閭
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言其能因謫
之王怒而疎平復逐放之平乃遊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
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邪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
獨醒漁父曰聖人不與世混濁何不一與之乎原曰吾聞
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啜其漕而餽其滴原曰吾聞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之受物之文汶
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長沙之賦懷石自投

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為長沙王太傅過相投書以吊之窳
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恒公夜出迎客窳疾擊其牛角
高歌曰南山矸白石欄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
以為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繫也我
不繫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
感此浪自修孝而為仁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耻之
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疏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
之方或斥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者也孟子言教人之道非
持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於不繫人之行而不教之
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使彼感激自勉脩為之而已是
以亦為教誨之者也蓋謂多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
隅不反則不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瀆則不告或
謂子之歸求有餘師或為挾貴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

孫奭疏

趙氏註

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

心者人之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以盡心

為篇題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

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心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此篇凡四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怨已而行四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五章言遠辱不為憂六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人欲以生之十一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候番刈校

後下頁

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四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言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揚墨放蕩子莫執一二十五章言訥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十七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躰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為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三十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五章言輿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滅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己四十三章言賞借反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思四十五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九章言氏分在

下卷各有敘焉。○註盡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則後行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為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主者心也則人之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則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一首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羽軫凡此四土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手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包註云北辰常不移而眾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氏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故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運四時均五行後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眾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實善者也

僊番劉校 孟子疏十三上 二 東奎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存其心養其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或壽終无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

疏 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

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

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殀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仁也既夫壽不一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如何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

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

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

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

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

此而不二也不可激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殒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修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煮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畏壓溺死禮所不弔疏孟子曰至非

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修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桎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

侯爵劉校 孟疏十三上 三 陸文進

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也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注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亡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并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曰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子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注畏壓溺死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舡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余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按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

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謂修仁行義事在於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

我求則得我舍則求之有命是求無

失故求有益於得也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

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

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田已富貴在天者也孟子言

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

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

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

求之有道則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既修其天爵而人

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

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

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謂也易云舍

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

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足

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

而誠樂莫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注皆

侯番劉校 孟既十三上 鄉林重祚 四頁深

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

實而無虐則樂莫大焉強勉以忠恕之道求

仁之術此最為近也疏孟子至莫近焉。正義曰此章言

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

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者矣故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人不可以無所

以此閱之人不能恥已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

取無恥之恥無恥矣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

恥是為遷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矣案札云君

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

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

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

有此言而救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幾變之巧

時之弊與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者無所用恥焉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

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心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不如古之聖人何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有如賢人之名也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疏正義曰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藏兵之巧以為攻戰者

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不若古之聖

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

子曰至而況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人之善而忘已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已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況得臣之而卑下者乎○註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爽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也令命也○註經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隱箕山堯聞之躬聘為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慙而隱是也○註函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註云凡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蓑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抑下愚少連是此七人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囂名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不

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君國則德澤不加於民人

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

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疏孟子曰此章言內定

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士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

善天下乃用其實句踐好游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至聖囂囂宋句踐宋人姓宋名句踐子

子謂句踐曰子好遊乎我今語以教子之遊也言人之知

已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自得

曰尊德樂義至之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貴賈自得矣蓋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不知不知斯謂之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為苟得幸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為苟得幸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夫其所思身以古之人得志遭湯其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修治其身以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得其志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知者之故田

以遇善道若夫豪傑之士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疏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與者也孟子言必待文王之化而乃能興起以從善道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豈不遭遇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身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

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大夫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之欲然

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疏驕仇有若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孟子言人自有富復附益以韓魏晉六卿百乘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已於仁義之道欲然不足則超絕有過乎眾人遠矣註韓魏晉六卿孟子曰以佚道

使民雖勞而不怨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

類也故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殺大國之罪

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疏孟子至殺者正義曰此

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疏孟子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為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樂矣如是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與有善小民故殺之而意有在

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雖死且不忍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註若亟其東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註大辟之罪。孟子曰。霸者之

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註民因澤

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而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後趨時而畏。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知德。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註言此遷善為之。大道

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註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

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註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規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至小補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及民。以其恩澤。暴見。故民

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天浩浩。而難知。難見者。也。故曰。雖皞然自得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以其生道

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知為王者之功。以其佚道。使之則其

遂。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也。然則王者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一音是

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樂。小補益之哉。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虛之為

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註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雖明。不如雅頌。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註善政。使威人心之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註善政。使上善。教使民尚。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

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逋息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

可得也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

者也孟子曰至善教得民心孟子言人為政教法度之言

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

若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

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民有

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擊萬民有九兩以繫萬民九職任

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

麥之九穀二曰園圃以育草木三曰虞行作山澤之才四曰

數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

石金木草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鄭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臣妾聚

斂疏財九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云疏材百草根實

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

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王

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

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因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

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以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俾番劉毅孟子疏十三上

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已又不若善教

得民之心矣○孟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

所以同其趨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

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

也此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

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

能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仁

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也

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者也孟子曰

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

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

知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

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即

良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

疏

孟子至天下

正義曰

也○正義曰

也○正義曰

也○正義曰

也○正義曰

也○正義曰

也○正義曰

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註襁褓者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

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為二三歲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

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歷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之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

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

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

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

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

止之也註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之以解其經引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

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

人道足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能無為不義又孟子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人所只有德

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獨孤臣孽子子其操心

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

為仁義故疏孟子至故達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

至於達也能顯達當梁自正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

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有小疾常露在身不去者是為疢疾也如

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疢疾也此孟

侯者利校

孟子一三一

十

田

常深是人之疾疾常露在身而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疾者
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繫乎有疾疾者
但常有乎疾疾之入而已蓋有得於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
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
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疾疾
之意有同欵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求君之意為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有大人者正已而

物正者也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

也正義曰此章言為悅凡臣社稷服膺天民行道大人正

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

子思十三上

忠臣為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為悅者也有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為之先竟者志在

於行道然而所事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

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

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

不為利害之所易動是則自正治其已而物後自取正於我

也凡此是其四利優劣差等也孟也白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

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樂也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

成之以道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

是美也疏孟子曰至存焉正善曰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

重為一章用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為王天下者不得與存焉

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

心樂也存誠於已而

人此乃二樂也已之有

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

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楊

氏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

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

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

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

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

者所性不存乃所

謂性於仁義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

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

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粹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

見於面粹然見於面盎

子學十三

二

之貌也蓋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之然盛流於四

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而喻而知也

而論○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

與存仁義內外充身躰履方四體不言端辟用張心邪意濁

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

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人民之多以為大國之諸侯

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中而立以

實四海之民是為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而稟天性不在

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道於一國而已雖樂在於

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

此焉是所性者持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則君

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

居在下且不能損減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

定故也故吾子所性具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

德容其生於色則粹然潤澤見於面又有輝光乎其前盎盎

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

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

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

若足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孝入乎

孟疏十三卷上

十三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盡心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有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

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

匹歸養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所

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

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

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

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疏孟子不此之謂也○正義

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之二老間

夷辟紂至此之謂也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

說焉然其類亦孔子所割胎殺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

此亦類也孟子曰易其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

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

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歛不踰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水火能生

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疏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

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

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者又薄其賦歛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之

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

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敵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

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

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

註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為耕治之田也

一井何據

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

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忘小也

水有術必觀其瀾灑水中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也流水之為物也不及涘科不行

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盈滿也科次也流

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疏孟子止不達正義曰此章言弘也明

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為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

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大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於大山也如此故觀

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共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主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揚子云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為物所流遇於科坎不盈實其利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為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喻焉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跖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鷄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盜跖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跖為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子

候番劉校 孟子疏三下 鄉林重校 三 蔡順

楊朱也為我為已也拔已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

天下為之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之也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執中和近聖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所惡執

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

一知而廢百道也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楊墨放蕩子莫

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至為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為已雖拔已之一毛以利天下且

為也墨翟兼愛他人雖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

為之子莫執一子莫魯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

執中為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

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為其有以

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舉一而廢其百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

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

性令人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有害為

強甘之欲所害亦猶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

人不為憂矣人能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

疏孟子至憂矣。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

者甘食至不為憂矣孟子言人之知餓則易為食故以其甘之

渴者易為飲故以其甘之然而不得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

為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為有飢渴以害之言

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

之害為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為可憂矣蓋無以

飢渴為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

言之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執弘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執弘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執弘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執弘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執弘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執弘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執弘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執弘

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下惠執弘

候番劉校 孟疏三下 柳林重校 四 范元福

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已之大志也

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且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

乃百僚之師師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

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

有為者辟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

井也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

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也掘井至九仞而不及

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

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註。八。孟子曰堯舜性之

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

也假之假仁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而能

以正諸侯也

譬如假物久而不歸
疏孟子至非有也○正義曰此章言
安知其不真有也

也○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也王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
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矣其非真有也揚子曰假

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執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

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

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丑怪伊尹賢者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而放其君何也 **之志則篡也** 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平豎國則可放惡而

見間乘利篡心 **疏**公孫至魯也○正義曰此章言伊尹之志

乃生何可放也 **疏**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尹

有焉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有言我

不邇于順已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太甲悔改

其過而歸實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也

者之為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與孟子曰

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之心公

以愛君則放君而生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焉不可矣 **公**

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 **孟子曰君子之志是**

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之志是**

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君一能使人化之其道

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 **疏**公孫丑曰此章言志

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得 **疏**正義曰此章言志

子正已以立於世出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

無功而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祿者是如之

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處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言

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誰

有六於此者言何為而不可食祿○註魏國伐檀之篇○

義曰此詩蓋刺在位貪鄙無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功亦無祿君子不得進仕

子之塾也問士當何志為事者耶尚恐也上當貴曰何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

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

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臣

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以居者仁為上所以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疏王子至備矣口正

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

子塾問曰士何事者王子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曰為

士者當以何事為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為士者當

以心為尚也曰何謂也志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曰

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答之曰尚志則以仁

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

是為非仁也非已之所有而取求之是為非義也如此非仁

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

如仁以為居義以為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臣子孟子曰仲

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

且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寡謂以不

之義若二章所道簞食且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

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嘗以禮

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疏孟子曰至矣可哉

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正義曰此章言事

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不信大未之聞者也孟

子言陳仲子以不義雖與之齊國之大而且不受國人之皆信

之以為廉是為舍簞食且羹之小義也之所尚當以莫大

卷之十一

子臯陶為士督賧殺人則如之何問臯陶為士官

批應問曰舜為天

以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臯陶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挑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

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

天理民王法不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

天下猶棄敝蹤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訖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蹤

終身訖然忽忘天下挑應至天下三義曰此章言奉法承

命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挑應問曰舜為天子

何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答之但當執而不縱也然則

舜不禁與挑應問曰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

禁之耶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

夫舜豈得而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如

之何挑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臯陶無執其父則舜將如

之何曰舜視棄天下至忘天下孟子又答之曰舜視天下如

捐棄敝蹤而不惜也必將竊負載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以

逃之且終身訖然樂而忘去天下是以舜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

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邑齊邑王庶子所封食

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

疏正義曰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

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

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

候番刘校

孟疏主下

鄉林重校

七

范元富

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之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 孟子曰王子宮

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皆人之所用之耳

然而王子若彼高京者居勢位必也凡居 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魚君之宋呼

於堙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

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堙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

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 疏 正義曰此章宜與上章合而

肯衣開故君自發聲下 為一不當分而為二也孟子

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

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

是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

以仁為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堙澤之門守者

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呼聲似其呼聲似我君也言大亦

無他事異焉亦以皆居尊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堙澤宋

城門之名守者監門之官也是言能以大 孟子曰食而

人之所居者與已而與大人相似者也 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

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但食之而不愛豕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

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

恭敬實實如其無實何 疏 正義曰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

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謂敬愛者也孟子言人之交接但飲食其備而歡意非加者

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交之也犬馬若人所愛而畜養者

也如愛豕豕至而敬心非如豕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為豕畜之

也然而恭敬者其幣帛之禮未先之也蓋以恭敬為先而幣

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

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耳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

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 形謂子子體貌也尚書洪範

曰貌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

畫

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
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陽抑
陰之義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
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
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
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
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
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感心之
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藏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
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
為聖人與然而形與色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
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以其無常者
不可以踐之矣亦以聖人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哉
是又孟子之深意也○註形謂君子至抑陰之義也○正
義曰云洪範一曰貌者蓋以五事之一者也孔安國云貌容
儀也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
篇文也註云舜木槿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者蓋坤之卦文
也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是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
侯番劉校 孟疏十三 林重校 九 吳一

陽而抑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其甚之喪猶
陰也

愈於已乎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又欲減而短之因
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

其年差愈於止 孟子曰是猶或紕其兄之臂子謂
而不行喪者也

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 紕其兄之臂也孟
子言有人

矣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
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矣其兄之臂也今欲

行其甚喪亦猶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
日徐徐之類也

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丑曰王之度夫
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傳為請

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
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士莫之禁而弗為者

也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
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請無禁自欲短之

也 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
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請無禁自欲短之

故讎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疏**益富貴急厭思減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

其之故譬以紕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

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為

暮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為者矣暮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

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給矣其兄之臂者子以謂

之姑且徐徐然終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復戾

兄之臂也今子欲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為暮年之

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復問孟子曰王有

母死之者其傳相者為之請行數月之喪如此者是如之何

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死泊於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曰是

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為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

而喪有所禦而不可得而為者也雖加益一日亦足厲於止

而不為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禮所當終之而

且謂暮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曰弗

為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

久矣孔子所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為之乎是亦

孟子於此不取之意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品有如一時兩化之者教之漸清有成德者有達材

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

無差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貴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重此教之道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重此教之道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重此教之道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重此教之道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重此教之道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重此教之道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重此教之道也

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

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公孫丑口道則高矣美矣宜

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

日孳孳也丑以為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

也自勉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

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

止能者從之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發繩墨必正也并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

數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發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

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公孫丑至從之正義曰

追然而獲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

候者劉牧五十一三二水直衣二

至高至美矣學者跂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似其不可得而跂

及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孳

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至能者從之

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為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

之善射不為新學拙射更變其彀率之法彀率張弓向的正

禮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循循善誘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

又且躍如使進而無退也是其不高不卑但於中道而立

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譏於公孫丑

也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

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

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

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

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

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

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公都

子曰勝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勝

已族類故不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戚

得與親同也然後仁民仁

尺然後愛物用然後仁民仁

恩之次者也然後仁民仁

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

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

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

見君子曰恩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爭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不能

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

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

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歆不敬之大者齒

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歆而問無齒

決類疏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

也其崇是以堯舜親大化以隆道為要者也孟子曰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至是之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為

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不知者也然而當知要務

急親耳為之仁者以其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

當急親其賢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

之事但急於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徧愛於衆人但能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

候番刈校

孟子十三

林章松

一一

卷終

張與此

同章
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又皮知先後之務為絞急乎蓋總
指而頰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網疎提其綱則衆目
反察孝之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
青同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皮知先後之務為絞急乎蓋總
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又皮知先後之務為絞急乎蓋總
指而頰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網疎提其綱則衆目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之者也此卷凡三十九

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效錄其
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作暴誰不欣喜五章
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章言既窮不問實而思降七章言
怨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閭閻
畿而不征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十章言務利蹈茲務
德路仁十一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正禮
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章言得兵爲
君爲臣重民敬祀佐之所先十五章言伯夷不惠變命厲節
去十六章言仁恩及人入能弘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
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
章言正己信心不患眾心二十章言以明照暗暗者以開以
暗責明暗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
身當常彼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言前聖後聖所
同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

凶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
德樂道治性勤禮二十五章言仲聖以下優劣異蓋樂正好
善猶下二科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追這
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二十八章言實此三者以爲國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私藏
怨之府大雅先入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
百川移流不得有壅三十一章言善善惡惡仁義充其大美無受
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之善以心爲原三十三章言
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言貴而
驕自遺咎也三十五章言聖堯表也以賤論貴體有勸心三十
五章言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行之下廉者招福
濁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
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由道爲上狂狷不合
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
三皇已來入倫攸敘聖人不出名世示間雖有斯限蓋有遇
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
九章合前四十五章是
盡心篇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以仁者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梁魏都也

者凡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言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

及所愛之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

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

而裁其民死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也

疏 孟子曰至愛也

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飛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世無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

孟子十卷上

二

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

曰及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鬪其民戰死於野糜爛其骨肉及兵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少故驅率其所愛幸

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此所以從之而往遂於戰死是謂以其所未陣而薄之曰敗其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六

敗者以其敗其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

孟子曰春

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征也

春秋所載戰代之事無應王義者也

相王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春秋發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之反

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強。或因怒興師，或率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戰。然則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未嘗無他。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王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于我師者也。其善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國不相征也。註：孔子舉辜，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

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

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書尚書經有美，或過若庫，言曰：閔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問，天不能問，於民萬年，亦保信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之篇，言或王誅紂戰聞殺人血流春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詳則不取之也。

孟子卷十四上

三

曰：此蓋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則不若無書而已。以其詳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書之武成篇，特取二三策而為不盡信之而已。蓋尚書之而詳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師也。是以仁人之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向其武王，誅紂也。是以不引盡信矣。註：書尚書至不取也。正義曰：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成王伐管叔，蔡叔，以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朱孔安國云：我西土，也。云：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止聞于天也。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國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王為政之道，亦如梓材。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之保民。孔註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子孫累世長居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

以安民也，錄已前說。

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

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人欲勸

諸侯必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上篇矣武王之伐

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公寧爾

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誓首征之為言三也

各欲正己也焉用戰革車二車也虎賁三千人

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

武王來征已之疏孟子曰至焉用戰正義曰此言

國安用善戰陳者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孟子言有人

行陣我善為戰聞以其是欲勸諸侯以攻戰者也是為大罪

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政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敵有

敵者也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

後我說已在上篇矣武王之誅伐商討有立車三百乘虎賁

之勇七有三千人武王今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

爾也故不敵抗敵之百姓皆崩厥角若無所容頭乃誓首

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各欲武王來征已之

如敵之道而已是入或時之臣無以戒事言於時君不

董直至戰陣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為師者也故誓言

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天長所載車

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又案六誓為云百姓

角無所容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

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規矩之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之巧在心拙者雖

憲不能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能志仁

以也以也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之巧在心不

在仁雖誦憲籍亦不能成美政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

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

果若固有之 糗飯乾備也袵草若將終身如是又為天子被蓋

衣黼蔽絺繡也鼓琴以內為音律也以堯 正義曰此章言

二文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思降凡人所難舜降聖德所以殊者也 正義曰此章言

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若終身如是焉及堯禪位

為之天子所被以盡衣黼蔽絺繡鼓五絃之琴以堯帝二女

事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

正義曰云糗備也按釋名云糗乾飯也 正義曰此章言

形衣也孔傳云糗若斧形穀為兩已相背為之精口絺五

女之侍舜是以有惑於許慎之說而遂設敷蓋木實曰果云

果者取其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

實而言也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候番劉校 孟疏十四上 郊林重校 三 謝心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問耳 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

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 正義曰此章言怒以行仁遠禍

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疏 正義曰此章言怒以行仁遠禍

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者也 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

親之為最重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

人之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果則非已之殺但一問耳

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 正義曰此章言怒以行仁遠禍

義曰察禮云父之雖弗與共戴天交道之雖不同國兄弟之

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亂今之為關也將以

為暴 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今之為關也將以

曰此章言修理關梁義而不征如以稅歛非其程式懼將為

具故畿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非

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畿將以為暴亂之道也按

周禮同客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則

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也孟子之時司
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也

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心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

順之而况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百者

他人乎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百者

有不順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百者

義則一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百者

正不令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百者

干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正不能亂

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

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殺死前人之能盡其性以為周于利者則所養常厚

之世不能亂其志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樂之術此

所以救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

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疏正義曰此章言乘負相

三好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疏正義曰此章言乘負相

受非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類

曰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

授弟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

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子之讓千乘之國也云鄭公

盡心

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
君乎反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執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
其君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

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
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

正尊卑則上下之叙泯亂無善政以教人言親賢正禮

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言親賢正禮

明其王教為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

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

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

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

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孟子曰不仁而

於於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敘之然孟子曰不仁而

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不仁得

象封於有痺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

有誅亡其世有土冊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

故不得有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變之桀紂幽

天下焉疏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

侯番劉校三盡疏上然林重校七

國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之

者而得其國而為臣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下而為王

人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失之亦且不為

者也註象封有痺叔鮮叔度封於管蔡與冊朱商均者正

義曰云象封有痺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

宗世家史記云管叔鮮蔡叔度周文王子而武王之弟也武

也天下立民皆樂其政則

得乎天子為諸侯

君為輕是故得乎立民而為天子

也天子立民皆樂其政則

得乎天子為諸侯

君為輕是故得乎立民而為天子

也天子立民皆樂其政則

得乎天子為諸侯

君為輕是故得乎立民而為天子

也天子立民皆樂其政則

得乎天子為諸侯

君為輕是故得乎立民而為天子

也天子立民皆樂其政則

得乎天子為諸侯

君為輕是故得乎立民而為天子

也天子立民皆樂其政則

得乎天子為諸侯

君為輕是故得乎立民而為天子

也天子立民皆樂其政則

得乎天子為諸侯

君為輕是故得乎立民而為天子

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疏孟子至社

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設社稷而更置之疏曰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孟子

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

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者也如此故得乎

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為天子以有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

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如諸侯

不能保安其社稷而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

重於土也猶特既成以肥腴柔盛既成以精絜祭祀及春

秋祈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

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為之也是民又有責於社稷

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為貴社稷次之也為輕之教也云社

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

以去燕之自顯帝以來用句龍為社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

易其往是亦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也○註若

輕於社稷至於國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立下六片也者

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

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立為十六井而一片為九六

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一井為九十四

夫所受者也云魏湯周文者蓋引此二王皆自一里而起為

天下王是得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

乎民心者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甫心是也和聖人之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

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

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

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况於親炙之者

乎者此言伯夷柳下惠之為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

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

清風首頑貪之夫化而為廉俊懦巧之夫化而有立殺之志

聞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為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

和之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

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

聞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况當時有親見薰子炙之者乎。註頌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疏正義曰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

道也謂之有疏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

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孟子曰孔子之

言之間則人道盡矣揚子云仁以人同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浙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下復說焉疏此言

孔子周流不遇則去也其說俱見上篇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

間無上下之交也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言言二

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疏正義曰

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

孔子見厄謂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孟子

言孔子見厄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上下之交而

已以其上無所事雖死不為諂下無所可與雖死不為瀆是

為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

能與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註君子道者三我無能

焉所謂乎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名仕者不懼是三者也

貉執誓曰誓大不理於口貉

孟行曰誓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孟子曰無傷也詩云憂心悄悄

憎茲多口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雖於詩云憂心悄悄

王也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王也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

於凡品之所能禦者也貉誓曰誓文不理於口貉姓誓名亦

使不訕其已者如之何孟子曰無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不
之以為審已之德已修雖人之口訕亦不能傷害其已之德
也以其為士者益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北風柏舟之
詩有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言憂無情常在心見怒于羣小
衆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曰孔子
尚如是惜多口也大雅絲之詩有云肆不殄厥愠亦不殄厥
問言不能殄絕映表之愠然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故
曰文王尚如此亦惜多口也此所以答晉大不理於口以
為無傷也○註此風柏舟之篇王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
言仁人不遇也註云愠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
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絲之篇者蓋此篇言
文王之與本由太王也注肆故○孟子曰賢者以其取
今也溫惠殞墜也歐夷狄國也

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賢者治國法
度昭明明於

道德是躬行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
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人昭昭不可得也○**疏**
正義曰以明昭闇闇者以闇以闇責明賢者愈迷賢者可
導識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諸已然後求諸
人之道也

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明已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
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已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昭微
不可得也見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
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請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

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

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
道而未明也而學於他術

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
為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亦復為路
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
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
正義曰此章言
時習舍而非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卷者也孟子謂於
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介然而已如用而行之則
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成其路也喻高子
之為善正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
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蓋高子也於

高子曰禹之聲

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高子以為禹之尚
樂過於文王孟子

盡心下

之曰何曰以追蠡高子曰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鍾劍也

以言之鍾不然而以禹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子

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

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鍾日以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

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

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向者同三

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哩孟子言之將以啓其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子言於孟子曰三王之

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曰

子庶或故難之曰何以言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曰以追

高子曰以其追蠡鍾劍之疏欲絕故云然也孟子曰且奚足

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蔽也言此

追蠡何足為禹之聲尚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門之軌

其限之深處豈以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亦以積漸之久故使

然也非特兩馬之力即如具之深也言禹王至文王其鍾用

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於於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

於詩也所謂太山之留久而穿石草極之纏久而斷其來

非一日也兩馬即如註所謂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

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

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

為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孟子曰

具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導虎卒為善

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

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

之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若以善搏

也虎依兩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耻不如前見虎走而即

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之棠時言

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老所笑也

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

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殆不可復者

齊饑陳臻曰殆不可復者

齊饑陳臻曰殆不可復者

齊饑陳臻曰殆不可復者

齊饑陳臻曰殆不可復者

齊饑陳臻曰殆不可復者

齊饑陳臻曰殆不可復者

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飢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飢而孟子不復發粟邑之粟以賑東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言之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以發粟邑之粟以賑救之今夫子不復發粟殆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此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粟是為馮婦者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衆人逐其虎虎倚山隅而怒衆人皆莫敢撻而搏之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衆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掌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隅以難今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為發粟非不足以况衆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上矣○註崇齊邑也○正義曰案齊世家父記云崇公事好裴夫也吳崇之為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聞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政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賢達善聖人得以

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也言其事以勸戒者也孟子曰君子不謂性也者孟子言口之於美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音鼻之於芬香四體之於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

君子以為有命在，所不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又言仁以恩施之於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客，知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者皆與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子以為有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曰樂正子何人也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問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

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樂正子為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

信

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

曰：可欲之謂善，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

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之下也

比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已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意不信也。

假齊校

孟子疏四一

六林重校

三

三

三

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大人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為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至下也。正義曰：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子好善應正一科，是以孟子為之喜者。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為之解之曰：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是善於已，謂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為可欲之善。

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為美人。故謂之美，充實其善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故謂之大，人具此善不特充實於已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為聖人。

故謂之聖，以此之善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凡是以六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

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註

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孟子聞樂正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盡心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

之而已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

共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

揚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

笠欄也招賢也今之

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從而招之

與揚墨辨爭道者譬

太甚以言去揚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佞

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

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者無親疏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

不敢毀傷之義儒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已壯而行之所以為

人故能兼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已逃去揚朱為已

之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之矣

侯番劉叔

孟子疏十四 知林重校

今之與揚墨又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有與揚墨

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欄又從而答之者也

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

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其欄又從而答之也以其為亦太甚

矣此孟子之征也

之征

征賦也門六軍旅之事則備與此三賦也布軍卒

為衣也縷緇鎧甲之縷也粟米軍旅也力役民負荷

其二三而父子離

君子為政雖兩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

役更疾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

二則路有餓殍若並月三則分

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義曰此章言原心長力

政之善者絲沒並興以致難得養民無斂君之道也孟子曰

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薄稅斂之言而

有以救時之弊者矣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

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為衣縷所以為衣縷所以為衣

以荷負屬養之役然而君子為政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並

行也用其一則緩其二今夫二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

子難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蓋正之者義也緩之者仁也
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死類太至而義之盡
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權時而赦將之弊也

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王者殃

必及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化寶土地也使
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

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氏

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以為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效求無也孟子言

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

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鰥寡榮獨以時民不離

是寶人民也修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為寶而

寶珠玉者殃禍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

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

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正善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中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則其左足後成

王即位和抱玉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曰

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

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曰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齧

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釋是夜夢腳踏一蛇為起乃得雙珠

後人稱為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見

隋侯珠矣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
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
何以知之也

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
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慧
而未聞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

害其身也盆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知自松藏
怨之府勞謙終吉者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

僕番綱次 孟子疏十四下

陸榮

君子仁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

宮棟也孟子舍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履庸上館人求之弗

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履非履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

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

是客從者之慶慶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

從者所曰子以是為竊履來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

竊匿也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之設

為欲竊履曰殆非也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料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均

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料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

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即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

見館人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

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與之如海百川

移流不得有非雖獨竊履非已所絕順答小人人自外答曰

候審劉八

孟子疏十四下

林慕

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於賓客所

館之樓上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

從者之慶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之履置之於窓牖

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

履之不見為從者之慶隱也曰子以是為竊履來與者孟子

見館主乃問已以為從者之慶隱其履乃謂之曰子以是從

者來隨掌我本為竊子之履故來與曰殆非也館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曰夫我之設料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設料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匿履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違之於其所忍仁也皆人

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人皆有所不為達之

於其所為義也人皆有不為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

為此者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義人也

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之
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
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人

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爾汝之實

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
所爾汝能充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
士未可

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結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結取也八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

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
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言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

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
疏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

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職否比之穿踰之類者也孟子

曰人皆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所謂隱

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人也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仁之為道如是也人皆有所不喜為謂貧賤也

候番劉於
孟子四一
林重校

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

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

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姦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

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爾汝之實是

不為人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

義美蓋則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為者義也但能

充而大之則為仁美矣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

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六之言也可以與之言

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以其失
之教也此者是以皆為穿牆踰屋趨姦利之類也
孟子曰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言天也
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
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胃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
不下帶而
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
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責人治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疏孟子曰

者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善以心原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言失務者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

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者

也所以守簡約而所施博遠者乃為善道。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是所謂言近而指遠也。孟子自解其言也。以

其君子於其言也皆存身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蓋帶

者所以服之近於人心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

又見君子之言非特瞻心說而已君子之守簡其身而天下

平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是孟子又自解其言也。以其君子

之所守簡在脩身而天下由是乎矣。是以謂正己而物正者

也。且人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耕種他人之田也。是所謂求於

者為重下所以自任其也。者大輕耳。去治也。田所以喻人

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

而治他人之身也。故為是云。武反之也。武舜之體然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勤容

武反之也。武舜之體然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勤容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

而哀非為生者也。死者有德。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鮮德之人行其節

也。屬言必信非必欲以正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義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疏孟子曰

命而已然則堯舜禹湯為
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

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持之大人謂當持之
貴者此而不畏之則心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

弗為也仞八尺也椽題屋簷也堂高數仞椽題數尺一者六
言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

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
侍妾眾多至數百人也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

乘我得志弗為也
般大也大作樂而
酒驅騁田獵後車千

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

彼哉
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耻為也在我所行皆曰聖

疏
孟子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於義

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至言

何畏彼哉者孟子言說當時之尊貴為之大人者當輕藐之

勿視其巍巍然尊貴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安得盡

其言也又言堂高數仞仞八尺也至雷高數尺長為奢之

室也如我之得志於行道不為此室也食之前有方丈之廣

以極五味之饌而列之又有侍之妾至數百人之眾如我

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

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
事者皆於我所耻而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又皆是古聖

王之制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於我何有畏於

彼之富貴乎哉是以說大人
則藐之而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其為人也寡欲雖直小存焉者寡矣
寡治也
寡少也

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謂貪而不止
其為人也多

者疏
孟子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身寡欲德之高者

由聚積寶藏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

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子曰至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養心之術也言人之治其心莫
善於少欲也其為人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汨喪雖有遺橫
暴而二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
如置豹為少欲也然則豈於深山而引乃遭遇於飢虎而二
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間有不二
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一二也然而未必多有者焉以其
亦少也其如寧馨人為人多貪乃為加於甘國者是也荀子云
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孟子同其旨也

羊東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羊棗棗名也

父嗜羊棗公孫丑問之唯念其親不復令其故身也

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

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

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言膾炙

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

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獨也。正考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

不嘗孟子嘉之善曾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

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者曾哲曾子父也曾哲為人專好羊棗

羊棗棗名也曾哲既沒而子常思念其親而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曰之乃司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為美孟

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比於膾炙

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公孫丑又

問孟子曰如非則曾子何為獨食於膾炙而不食羊棗曰

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孟子又答之曰膾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曾子好之
故曾子所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君父之名不諱其姓
者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註羊
棗棗名也正義曰蓋膾炙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名是鹹小而
則鹹棗之屬也曾哲者曾子父也。祭史記弟子傳曰曾子嘗
點子哲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註上章稱曰豈有非義
而曾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曾子為非義而乃
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

然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

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

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在者進取大道而不得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三才之道也狂者能遠取狷者能不為不善時與中道

之入以狂狷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

謂之曰如季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季張子張也二張之為人踴躍詭詭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得狂也

善哉琴疏曰琴張曾皙曾參公也故何以謂之狂也

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也

問何以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三古之人欲慕之也夷下也考察

其行不能掩覆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繫之

士而與之是獮也是又其次也屑繫也不繫活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

有介之人能耻惡行不繫者則孔子曰過我門而不

入我室我亦憾焉者其性鄉原乎鄉原德之賊

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曰何如也如原不入者無恨心以其鄉原賊德故也

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曰何以是嚶嚶也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不願

則亦稱曰古之六古之人行何為踴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

自踴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子以為生斯世也但當

取焉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政權

是者謂之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

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萬子曰

美之者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曰君子之

人若是孔子以責之也故曰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而謂之善

為賊德何為也曰非之無與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之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

悅之自以為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此曰德

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與者則

為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眾皆悅

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為且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為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

其亂苗也惡少恐其亂義也惡司口恐其亂信

也惡訥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

原恐其亂德也似真而非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

似若有言鄭聲淫人之聲似若美紫紫色似朱朱亦君子

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

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不願

自踴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子以為生斯世也但當

取焉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政權

是者謂之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

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萬子曰

美之者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曰君子之

人若是孔子以責之也故曰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而謂之善

為賊德何為也曰非之無與也刺之無刺也同乎

流俗合之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

悅之自以為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此曰德

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與者則

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邑子
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者
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在陳國有乞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
者乃歎曰盍歸乎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
中道者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
在陳國何為而思魯國之狂士者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
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曰孔子不得申正之道者
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者乎狂者以真但進取於大道而
不知退宿於中道猶者有所不敢為但守節無所為而應進
退者也孔子豈不欲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
人故思念其次於中道者為狂猶者也敢問何謂之狂矣曰
斯可謂狂矣萬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
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曰如琴張曾皙
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曰如琴張曾皙
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曰如琴張曾皙
之狂也琴張曾皙者皆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躡
等者也是謂古之狂者也琴張曰君子不為利疚我曾皙風
乎舞雩詠而歸是皆有士於學亦志於仕以為進取者也牧
皮經傳並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皙琴張二
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
以謂此三人為之狂士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五疏一四下

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吞之曰其志嚶嚶然大言乃曰
古之人古之人及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
言過於行也人之能耻賤汚行不與者而與之是為猶者也是又
得於介之人能耻賤汚行不與者而與之是為猶者也是又
其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
其唯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為賊害於德者也然則
孔子如以自非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為賊害於德者也然則
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為賊害於德者也然則
不可得則思其狂猶曰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
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
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嚶嚶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
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
行何為為踴躍涼涼有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之人
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踴躍涼涼而
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也世也但當取為人所善
則可矣故闢然六見煩勞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皆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
問之曰如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皆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
孔子乃以為有賊害於德是為德之賊者何為者哉曰非之
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吞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

其惡倭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
為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入所行又合於汚亂之世
非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心行其身若有廉潔而實
非廉潔也衆人皆悅羨之而自以為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
堯舜之正道者也是無得而為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
孔子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惡有似善而實非善者惡有
似信而實非信者惡有似義而實非義者惡有似德而實非
德者惡有似利而實非利者惡有似信而實非信者惡有似
義而實非義者惡有似德而實非德者惡有似利而實非利者
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衆以其似有德恐其有
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也而非者也
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口
鄉原者是不經也唯君子則反經而巳矣云子去其不經以
反復乎經則其心必通於正而不為也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
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也德以立而不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
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度只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
○註周禮五黨為州五黨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
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察此論語
而有誤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由
作吾黨一校
二說一四一

引此為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為之黨是其旨也○註孟子
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為人蹉跎論語曰師也
僻故不能紀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
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謂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為顛孫
師亦未審何據而琴張曰師張曰曾哲曾參之父蓋言於前
矣牧皮者未詳○註以負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
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
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信不及亂德其所
主三者而已苗秀朱紫聲樂所託以為喻者也是所以為異
者也○註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
蓋本論語語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
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桀則聞而知之聖人一出
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
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六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聖人
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
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導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

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伊尹擊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

秋傳曰仲虺若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

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以而知之若孔子則

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及散宜生文王內臣

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

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也然而無有子爾則亦無有五術至今者至今之

聖人之世必有賢名百有餘年道可以出未為遠而

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

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遺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

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謂

之無有此乃天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夫天意之審也

言則亦者非實無者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

候黃文孟子曰下鄉林重校

怨之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

辭也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此道德莫貴聖

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左

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不乎終於篇章者也孟子曰由堯

舜至於湯至由湯至於文王又至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

孔子而至于今止無有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已故歷言

其世也言自堯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載矣

如禹臯陶為堯舜之臣親見而知堯舜之大道而佐

行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

聞其二所行之道導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以至文王周

時又有王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俱為湯之賢臣則親見

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立之者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

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湯所行之道而導之者也以自文

王之世至於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

者為文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之道而輔佐之者也

如孔子之去文王世則相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文

王之道而導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不逮至于今但百有餘歲

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魯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

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

然而世之以謂無有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

也。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
已而歷舉世代之言之也。註曰：「至于等德也。」正義曰：「中
記之曰：尹名擊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亦湯賢臣。一曰
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蓋魯定公元年
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後也。」註太公望散宜
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
曰：予有亂臣十人，馬也。」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
也。」註至今者，至而無月也。正義曰：魯擊所聞於和者
按魯哀公十七年，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俾
殷高宗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虺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
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
仲虺而作者也。次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氏云：麟，仁獸
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工出而遇獲仲虺，作周道不興，成
端之無也。故春秋修出與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
作固所以為終也。孟子云：「聖人於此，於是言者，蓋亦闕聖道不明
于世，歷三皇已來，推以世代，確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
述仲虺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嘆而不然之云爾。」

孟子注疏解經卷之第四下

卷之第四下

四下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十三經注疏.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288-6

I. 十... II. III. 經籍—注釋 IV. Z126.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103674號

ISBN 7-5013-3288-6



9 787501 332885 >

書名 十三經注疏(全一百零六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一五·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288-6/K·1330

定價 六八八五〇圓

